

● 共和国将军
传奇故事

● 共和国将军
传奇故事



板门店和谈

BANMENDIAN HETAN

10

张义生 国荣洲 主编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序

王首道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，出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将军们崇敬的心情，出自对广大青少年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的责任感，最近出版百万字的一部巨书《百将传奇》。这是一项颇具规模、意义深远的工作。

人民解放军自 1964 年之前晋授将军军衔的老同志，如今健在的已不多了。他们中不少人曾与我长期共事。他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为了新中国的诞生，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，曾历尽千难万险，经受过种种磨难，闯过无数次惊涛骇浪，有的人至今身上还留着敌人的子弹、留下斑驳的伤痕。他们当年都是不怕死的中华优秀

青年，南征北战，血染疆场，千百次与敌人拼杀。他们不屈的战斗精神，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品格，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因此，宣传与弘扬老将军们当年的献身精神，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

这本书还有个特点，它注意到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和要求。每篇文章不但介绍了老将军们精彩的战斗故事，同时附有将军的简介、照片，以及将军亲笔写下的鼓励青少年的诗句。若干年后这些将军们的墨宝将会显得更加珍贵。

人民解放军授衔的老将军有千余人，出版社当然不可能把每个将军的经历都编入一部书里。现在虽然是百将，也足能使读者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。

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序，我只有一个心情要表达，那就是感谢出版社和两位主编，为此付出很大的辛劳，在短时间里完成这样一部巨著，为广大读者送上这样一部好书。祝愿它成为连接昨天和今天、通向明天的一座桥梁。

1992年4月24日于北京*

* 此为王首道同志为我社《百将传奇》一书所作的序。《百将传奇》一书现改为普及本——“共和国将军传奇故事”丛书。

目 录

序 王首道(1)

虎胆雄风战南北

——记梁中玉将军 梁 泽 张志跃(1)

驰骋在豫皖苏

——记程坤源将军 万志群(16)

敢与世界强敌比高低

——记傅崇碧将军 南 草(33)

在西北军的秘密使命

——记童陆生将军 于 亮(47)

在首长身边的日子里

——记曾威将军 王红云(60)

征程曲

——记谢振华将军 谢景星(74)

板门店和谈

——记解方将军 孙耀声 崔景山(91)

二十年磨一剑

——记廖运周将军…………… 甘耀樱(116)

牡丹江剿匪

——记谭友林将军…………… 于 音(135)

湘鄂川黔六十天

——记黎东汉将军…………… 王广慧(148)

虎胆雄风战南北

——记梁中玉将军

梁 泽 张志跃

梁中玉将军1918年出生于山西省岚县一个农民家庭。读过小学，上过两年半初中。1935年冬失学在家，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伸向华北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，心情十分苦闷。1936年红军东征进入山西，受抗日思想的影响，他于1937年投身革命。

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，梁中玉参加过百团大战、正太路战役、太行和太岳地区反“扫荡”等重大战役。解放战争中，转战晋、陕、豫、皖、鄂、赣、湘、粤、桂、黔、滇等11个省区，参加过上党、同蒲、淮海、渡江、粤桂等一系列重大战役，尤其在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中，领导指挥了著名的南平集阻击战。为全歼黄维兵团，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，被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。全国解放以后，征尘未洗，又随以陈赓大将为首的中共军事代表团赴越，参与组织指挥了越南高平、谅山、奠边府战役。为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，履行了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。1954年至1957年，作为我军的优秀师长，被选送到苏联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学习。回国后，指挥了1960年中缅边境勘界作战，消灭了李弥残匪大部。

梁中玉身经百战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的一员骁勇战将。素以英勇善战、身先士卒、作风顽强而闻名。他的一生中，有许多动人心魄的事迹。这里仅选出两个小故事，献给青少年朋友们。

塔儿山突围战

1947年3月，为了配合陕北解放区军民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，由陈赓统一指挥，发起晋南反攻作战。

4月，四纵十一旅准备攻打某县城。三十一团团参谋长梁中玉，奉命与兄弟团的两名干部一起，各带一个侦察班，到县城附近侦察敌情和勘察地形。

一路上很顺利，傍晚时分，侦察小分队来到塔儿山下的一个小镇。

一进镇子，梁中玉就发现气氛不对。镇上行人很少，家家关门闭户，镇公所也空无一人，根本找不到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同志。问了几个群众，才知道国民党军最近调来了8个团，正在这一带活动。由于形势紧张，县政府的同志都转移了。好心的群众说，虽然国民党军暂时还没来这个小镇，但保不准就不来，你们千万不要住在镇子上，还是住到旁边偏僻的小村子安全些。

梁中玉和另外两个干部商量了一下，遂决定到旁边一个小村子里住下，等天亮以后，尽快查明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。并派出一名侦察员连夜去找当地党组织和县政府了解情况。

队伍进了小村子以后，发现村公所也没有人。他们决定在村口布上几个流动哨，队伍就在村公所门前的场坝上宿营。一面休息，一面等待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。

整整一夜过去了，侦察员还没有回来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“砰！砰砰！”村头突然响起了哨兵报警的枪声。

“不好，有情况！”

梁中玉一把掀开毯子，一骨碌翻身跳起来，抓起枪，低声命令：

“全体集合，准备战斗！”

村东头的哨兵跑来了，气喘吁吁地报告：“村东有不少敌人，已经快进村了。”

梁中玉他们立刻带着队伍往村西边跑去。出了村子一看，西边也有敌人，而且是国民党的正规军，至少上千人。黑压压的一片压了过来。

梁中玉和他的战友们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。

敌人数十倍于我，不能与之纠缠，必须向塔儿山方向运动，迅速突围出去。

梁中玉命令战士们，往塔儿山方向冲，争取上山，甩开敌人。

梁中玉举起驳壳枪，冲着走在最前面的敌人就是“砰！砰！”两枪，撂倒了一个敌人。趁着敌人慌里慌张没回过神来，梁中玉带着队伍冲出了重围，向塔儿山跑去。

跑了三四里路，来到塔儿山脚下。几个侦察员刚向山上爬了几十米，山上也“噼噼啪啪”响起了枪声。晨光中，山头上出现了敌军的身影。山上的敌人发现有共军，从山顶上压了下

来。几个侦察员只好退了下来。

“真糟糕！山上也被敌人占了。”

梁中玉回头一看，包围村子的敌军，已经从慌乱中清醒过来，正嚎叫着向这边逼来。

天色已经大亮。当敌人看清被包围的共军只是一支三十来人的小分队时，气焰十分嚣张。

“抓活的！别让他们跑了！”

前有阻截，后有追兵，梁中玉他们再次陷入了险境。

情况万分危急，最近处的敌人离他们只有几十米了。侦察员们已在两处与敌人交上了火。“哒哒哒、哒哒哒……”

梁中玉迅速环顾四周，寻找有利于突围的地形。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。

“沟！一条大沟！”

不远处的山脚下，有一条被多年洪水冲刷形成的大沟。沟里没有水，是干的。最深处有好几丈，上沿最宽处也有几丈，沟底丈把宽。

“看来，这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地形了。”

“孙有心，给我打！侦察班，给我打！”梁中玉大声命令他自己带的那个侦察班，用猛烈的火力拖住敌人，掩护其余的同志迅速跳沟转移。

其余的同志都迅速跳下沟去，转移了。梁中玉却没急着走。他趴在一道土坎后面，举起驳壳枪，端稳了，眯缝着眼睛，瞄准冲上来的敌人。靠上来一个，就撂倒一个。

梁中玉的战马仰着头，喷着鼻息，举起前蹄，怎么也拉不下沟去。老饲养员急得团团转。

“我的小祖宗，你倒是跟我下去哟！”

梁中玉扭头一看，老饲养员还没走，顿时急了眼，冲着饲养员大吼：

“扔掉，扔掉，全都扔掉。赶快下去！”

老饲养员刚撇下马跑了几步，又转身跑了回来，意欲解下驮在马背上的毛毯。那是一件从日本军官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——一条做工考究的毛毯。

梁中玉急得直跺脚：“你怎么又跑回来了？快走、快走！”

“马不要了，毯子总得给参谋长拿着。要不你晚上盖个啥？”

“哒哒哒”……

一排子弹射过来，老饲养员摇晃了几下，和战马一起倒在地上。

梁中玉喉头一阵发紧。他清楚地记得，老饲养员是上党战役解放过来的战士。部队见他年纪大了，就分配他做了马夫。他工作勤勤恳恳，爱马如命。

“老同志啊老同志，这个节骨眼上，还要什么马，还要什么毯子……”

警卫员韩金林趴在梁中玉旁边，急得直催：

“参谋长，快走！敌人到了跟前了！”

韩金林跟随梁中玉的时间不长，碰上这样激烈的遭遇战，还是第一次。他打量着参谋长，瘦高个，脸色黄黄的，身体看来不咋的，心里直犯愁：还不知道咱首长跑得动跑不动？看他还不着急撤！

“轰！轰！”几颗手榴弹在相邻的庄稼地里爆炸了。炸起的泥土落了他们一身。

侦察班长孙有心从上边一块庄稼地跑过来，瞪了韩金林

一眼。

“韩金林，你搞什么名堂！快把参谋长拉下去！”

说着，他就和韩金林一边一个架起梁中玉，紧跑几步，纵身跳下了大沟。

梁中玉和战友们在沟底跑。

几百名敌人在两侧的沟沿上追。密集的子弹呼啸着飞来，打得沟里尘土飞扬。敌人一边追着打枪，一边喊着：

“共军弟兄们，你们跑不了啦，赶快投降吧！”

梁中玉扬手朝为首的敌人就是一梭子，敌人顿时“哑巴”了。

“韩金林，换支枪！”梁中玉右手继续举枪射击，左手向韩金林伸过来。

韩金林知道，参谋长枪里的子弹快打光了，便一边跑着，一边拔下腰里别着的另一支驳壳枪递过去。

这个敦敦实实的棒小伙子，腰上别着一圈手榴弹，还带着一长两短三支枪。因为年初他调来给梁中玉当警卫员时，老警卫员向他交代：

“咱们首长呀，一打仗就爱往前凑，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。打仗的时候，你得多带两支枪。万一枪里子弹打完了，好给他换一支。省得见你装子弹，他着急上火。”

跑着，跑着，大沟突然陡陡地直倾下去，形成了一个丈把高的石坎。梁中玉和战友们纵身一跃，跳到下面沟底，再接着往前跑。一连跳了四五个这样的石坎，韩金林的公文包带子也断了一根，多亏腰里皮带连着，公文包才没掉下来。皮包“啪哒、啪哒”拍着大腿，十分碍事，他索性从身上扯下来，抛到了一边。

看着前面大步流星的参谋长，韩金林心里想：方才我还担心首长跑不动，谁知道跑得比我还快哩！

梁中玉他们边打边跑，边跑边打。10公里路没有歇气儿。身后枪声渐渐稀疏下来。敌人眼看着这伙共军，像长着飞毛腿似的突围而去了。

梁中玉喘着粗气，把突围时跑散的人员集合起来，清点了一下人数。除了牺牲的和挂花的外，还有两个干部没有跟上来。

“兴许是跑不动，落在后面了？”梁中玉推测道。

梁中玉在地上踱了两个来回，心里想：老乡的话是对的。此地确有国民党军的大部队在活动。我们应该迅速摆脱敌人，向主力靠拢，才能确保安全。但是敌人调动大量兵力的详情及动向还不清楚，原定的侦察任务也还没有完成。这样拔腿一走，安全倒是安全了，但会影响整个部队下一步的军事行动。

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。他抬起头，看了看眼前的二十几位战士，说：

“同志们，刚才我们好不容易才从敌人的包围圈中冲出来。有的同志挂了花，有的同志牺牲了。但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我们还得想办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及其他情况，这样才能保证咱们的部队打胜仗，才能完成打败胡宗南、保卫延安、保卫党中央的任务。敌人肯定以为我们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返回去了，因为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。我们就利用他们的麻痹大意，偏偏返回去，杀他一个回马枪！”

说到这里，梁中玉把目光落到了侦察班长身上：

“孙有心，带上你的侦察班，跟我再回去兜一圈儿，抓个‘舌头’来，怎么样？”

“没问题，参谋长。”

“挂花的同志留下，在原地隐蔽。其余的侦察员把子弹上满，跟我走。注意，要是遇见敌人大部队，我们就隐蔽在沟里不动；要是遇见零散敌人，就悄悄摸上去，堵住嘴巴拖回来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准开枪，更不准恋战！沿途还要注意查找两个突围没有跟上的同志。”

说完，梁中玉带着侦察员们，沿着来路跑去。一气又跑回去近 10 公里。

敌人根本没有料到，那支刚刚突围出去的共军小分队，竟然敢又回到他们的眼皮底下来。敌人的大部队已经向后走了，尾部零零星星还留下几个搞给养的后勤人员。

梁中玉带着侦察员们，迅速地扑过去。

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”

这些国民党兵措手不及，没放一枪就当了俘虏。梁中玉他们一共俘虏了近一个班的敌人，缴获了 8 支枪。

来回奔袭 20 公里，杀出一个漂亮的回马枪。梁中玉刚才还精神抖擞，突然，他感觉到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累得再也走不动了。

警卫员韩金林找老乡借了一头毛驴，扶梁中玉上去。

骑在毛驴上，梁中玉才发现自己的两条裤腿上让子弹穿了好几个枪眼，但身上却没有一处负伤。

他笑呵呵地对韩金林和孙有心说：

“我这个人福气大，命也大。子弹在裤腿上穿了这么多眼，可就是没伤着我的一根毫毛！”

重 逢

1970年深秋的一天。一辆小轿车停在上海工业展览馆的门前。车门开处，走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。他就是当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梁中玉。

将军身材高大，红色的脸膛，双眼睑微微浮肿着，神情显得有些疲惫。他是专程来上海检查肾脏病的。可是还未来得及进行治疗，就接到上级紧急通知，让他立刻返回部队。所以他趁着出院后等飞机的半天空闲时间，偕夫人来参观上海工业成就展览。

梁中玉和夫人步入了电机展厅。随着解说员的讲解，和人群一起向前移动着。梁中玉足足比周围的人高出了一头，视野开阔。所以，他并不打算挤到人群的前排去。

忽然，不远处有一位高鼻梁、棕色花白头发的老人引起了梁中玉的注意。

“这张面孔有些熟悉，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呢？”

梁中玉皱起浓密的眉毛，努力在记忆里搜寻着、搜寻着。

“对，是他，就是他！”

30年前的一幕又清晰地浮现在梁中玉的脑海里……

那是在抗日战争中一次激烈的战斗。梁中玉当时还是八路军的一个连长。在与日本鬼子的白刃格斗中，突然，一颗手榴弹在左前方爆炸，梁中玉只觉得头部像被铁锤狠狠地敲了一下。顿时，一股铅笔芯粗细的血流像箭一样从左颞部喷射出来，足足喷起一尺多高，但他并没有失去知觉，赶紧用左手死

命地按住伤口。血仍然不住地往外冒，顺着指缝，顺着手心，顺着手腕流进了袖筒。不一会儿，整个左胳膊的棉衣袖筒几乎全被鲜血浸透了。卫生员赶来为他简单地包扎了伤口，用担架往下抬。政委李成芳闻讯后匆匆赶来，扶着担架关切地察看了梁中玉的伤势，弯下腰给他掖好被角说：“梁中玉同志，你好好养伤。”说完，才挥挥手，让战士把他抬进野战救护所。

野战救护所设在农户的院子里。院内架起一块青石板，就算是手术台。石板上面是一块与单人床单一般大小的白布，四个角用绳子牵起来挂在空中，聊挡灰尘。这就是手术室。

院里院外摆满了从前线抬下来的担架，足有几十位伤员等着手术。

经过初步检查，梁中玉的伤在头部。有一根血管被打断了，出血很厉害，需要紧急手术。所以，担架马上抬到了最前面。

一位医生来到梁中玉的担架前，指挥着担架员把伤员抬上手术台。梁中玉注意到医生的白口罩上方露出一双棕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。

“米勒医生？他肯定是米勒医生。”

梁中玉心里暗暗猜测。他早就听说，前线的八路军医疗队中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德国医生名叫米勒。他是从遥远的欧洲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民打小日本儿的。

梁中玉心想：米勒医生亲自为我做手术，真是想不到。

医生俯下身，盯着他的眼睛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同志，没有麻药，就这样做手术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没关系。我忍得住。”梁中玉回答道。

由于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，根据地的医药奇缺。眼

下，医疗队根本没有麻药和止痛药。

就这样，手术在没有使用任何麻醉药和止痛药、而伤员又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开始了。

米勒医生一面迅速地清洗着伤口，一面对助手说：“左颞动脉被打断了，好几块弹片嵌在骨头里。”

他麻利地结扎了断裂的血管，出血马上止住了。但是剧烈的疼痛却向梁中玉袭来。

米勒医生用戴着外科手套的手指在伤口里摸索着。每摸到一块弹片，就用止血钳把弹片夹紧，想方设法把弹片拔出来。

弹片实在是嵌得太紧了。而手中的止血钳却又“老得掉了牙”，钳尖上的齿纹早已磨光，很难紧紧夹住弹片。为了防止弹片滑脱，要像拔萝卜那样，上下左右摇动，摇松动了以后，再旋转过往外拔。

手术台上的梁中玉，虽然看不见米勒医生的手，但米勒医生手的每一个动作，他都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。钳子碰撞颅骨的声音和拔弹片的声音，通过颅骨，异常清晰地传导到耳朵里来，“咯吱吱、咯吱吱……”

透骨的疼痛似乎无休无止。梁中玉使劲咬紧牙关。他知道，只要稍微一松口，他就会挺不住，就会大声叫出声来。他在心里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：

“梁中玉啊，梁中玉，你可不能当孬种。哭爹喊娘地叫唤，那算什么，孬种！”

“关云长刮骨疗毒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我一个共产党员，堂堂的八路军连长，连日本鬼子都不怕，掉脑袋都不怕，还能让这么点疼痛给弄得丢人现眼吗？不能，绝不能！”

“我先做手术，要是叫唤痛，就会影响后面等着做手术的伤员的情绪。不，不能叫！哪怕一口牙齿全咬碎了，也得把牙咽下去。决不能吭一声！梁中玉，拿出点共产党员的样子来！”

梁中玉下定了决心。他把侧着的头更加贴紧冰凉的石台。右手摸索到石台的边沿，紧紧地抓住它。每当感觉到医生手中的钳子夹紧一块弹片时，他就憋足一口气，绷紧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肉，整个身子绷得像一张拉满了的弓。医生往外拔，他就像跟米勒医生拔河比力气似的，拼命向相反的方向使劲。头上、身上，豆大的汗珠颗颗沁出来，又汇合成“小溪”，往下淌。

慢慢地，梁中玉的意识有些模糊了。米勒医生那生硬、但很亲切的中国话，像隔了一层雾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。

“不痛，不痛。一会儿就好了。不痛，不痛。一会儿就好了……”

他又仿佛听见政委李成芳关切的声音：

“梁中玉同志，你好好养伤。”

“不，我不能到后方养伤。战争这样残酷，这样频繁，部队常常三天一开拔。离开了部队，就可能追赶不上了。我不能离开我的老部队，我得跟上走，继续打鬼子！”

……

“当啷！”最后一块弹片放进了手术盘。手术终于做完了。

当被抬下手术台的时候，梁中玉才慢慢松开已经麻木了的牙齿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浑身的汗水霎时间变得冰凉、冰凉。

他抬起头来，欠起身，睁大没有被绷带缠住的右眼，感激地望着米勒医生。他发现米勒医生的额头上也沁满了汗珠。

“这个德国人，德国医生，手术可真厉害呀！我可得好好记